

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朱萬曙
胡益民 主編

(明)程敏政輯撰

新安文獻志

何慶善于石 點校 易名 審訂

黃山書社

朱萬曙
胡益民 主編

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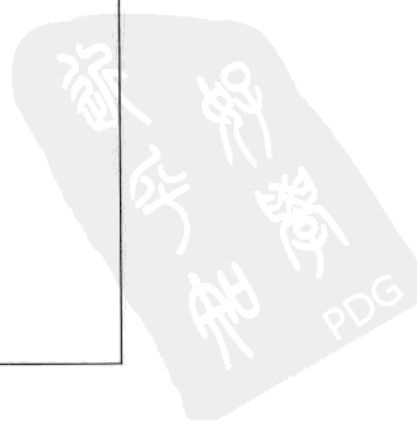
(明) 程敏政 輯撰

新安文獻志

一

何慶善 于石 點校
易名 審訂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安文献志/(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 - 合肥:黄山书社,2004.12

(徽学研资料辑刊/朱万曙,胡益民主编)

ISBN 7-80707-098-6

I. 新… II. ①程…②何…③于… III. 古籍-汇编-南北朝时代~明代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747 号

书名:新安文献志

编者:(明)程敏政

点校:何庆善、于石

出版:黄山书社

总体设计:徐力

装帧设计:丁明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625

字数:1641 千

印数:1000 册

定价(全三册):186.00 元



「輯刊」編印說明

一、編印宗旨 文獻的系統搜集和整理，是從事任何一門學術研究的基礎；對於新興學科來說，這方面的工作尤顯迫切。與傳統學科相比，徽學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學科，大規模、成系統的資料建設工作尚剛剛起步。過去二十年間，文書文獻整理方面已有一些標誌性成果面世（如《徽州千年契約文書》等）；而對於價值甚高的徽州典籍文獻的整理，則尚亟待進行。有鑒於此，根據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總體學術規劃，我們整理出版了這套旨在系統地收錄徽州典籍文獻的「輯刊」。

二、收錄範圍及整理形式 本輯刊所收著作，以其中徽學研究資料相對集中為總原則；時間以明清為主，兼及其他；整理形式一般為點校，間或收錄分類資料彙編等。擬視具體情況，分輯出版。

三、編校體例及要求（一）本輯刊為讀本叢書，故一般以簡明為原則，不出繁瑣校記；（二）儘可能以存世最好的本子為工作底本，校以他本；（三）統一用規範的繁體字排印。具體原則為：甲、通假字一律保留；乙、人名及地名以原書為準；丙、異體字視具體情況酌情保留；丁、意義完全一樣的字，原則上不保留兩種字形。

明清時代的徽州，人文薈萃，著述如林。系統地整理這個地區數百年間與徽學相關的典籍，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我們懇切希望這項基礎性的工作能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並希望有關方面的專家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批評和指導。

記

名堂室記

朱文公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昔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
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息之獨不置故嘗
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
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瘠苟活既不能及其
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故以印章所刻
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
考焉先君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章之義榜其
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
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
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

竊鄰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
靈毓秀若不徒重一鄉將可以
天下不徒禁一時或可以垂後世
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
弘治三年龍集庚戌春二月丁日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休寧後學程敏政序



點校前言

徽州文化，源遠流長，涉及面廣，內涵豐富。其有關文獻資料，除地方志（如《新安志》、《徽州府志》及有關縣志等）有所整理記述外，前人還編撰了一些資料專書，如以記述徽州名門巨族為內容的《新安名族志》，以記述程朱理學源流發展歷史的《新安闕里志》，以及分門別類輯錄徽州有關重要文獻的《新安文獻志》，都是研究徽州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以綜述見長的《新安文獻志》，規模尤其弘大，所輯材料尤其豐富，故尤受世人重視。

《新安文獻志》的編撰者為明人程敏政（一四四五——一四九九），字克勤，晚年自號篁墩，徽州休寧篁墩人。敏政自幼聰穎，十歲時，「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給稟饌」。（《明史·文苑傳·程敏政》）成化三年（一四六六）進士及第，授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一四八八），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程氏一生著述豐富，有《篁墩文集》、《皇明文衡》、《宋遺民錄》、《休寧縣志》等書十餘種；其中費時最長、費力最多、影響最大的當數《新安文獻志》。程氏在序、跋中云：「此書

「以字計者，一百二十萬有奇；以板計者，一千六百有奇」，「工鉅役繁」，「積三十年始克成」。可見其成書之艱辛。

本書共一百卷，分甲乙集；甲集六十卷，專收徽州本郡自漢迄明鄉賢所撰之詩文；乙集四十卷，則兼收外郡人記述徽州先賢行實之文。全書共收文一〇八七篇，詩一〇三四首。百卷之前，先列有《新安先賢事畧》上下卷，上卷收列徽州籍各朝名人三二六人；下卷收列外地曾在徽州爲官或寄居的名士一一四人。

這部巨著，有下述幾個特點：

一、主旨鮮明：表章前哲，弘揚正氣，使徽州人文得以名揚天下，垂範後世。

程敏敏爲何不惜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編撰此書？他在本書序言中明確告訴讀者，他「究心于鄉邦之文獻」，「發先世之所藏，搜別集之所錄」，「積之三十年始克成」此書，乃是爲讓後人「撫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發高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乎身心，由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德業，無愧前賢。又進而誦法程朱氏，以上窺鄒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炳靈毓秀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後世」。本着這一崇高志趣，故其選文特別重視內容，本書《凡例》規定：「凡先達

時文，務取平正醇粹有關世教者，否雖膾炙人口，不錄也。」

按上述宗旨，本書所選之文，均重在表彰忠勇、剛直、信義、慈孝、節烈等具有高尚情操與品德的人或事，例如其中：

有雄才大畧，披肝瀝膽，輔佐君王安邦定國的重臣（見《宋端明殿大學士程公珙行狀》等）；

有精通吏治，為地方興利除弊，急民所急，冒死為民請命的良吏（見《松江府知事俞公師魯行狀》等）；

有身先士卒，沖鋒陷陣，抵抗異族侵畧，為國捐軀在所不惜的將軍（見《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蔣公貴神道碑》等）；

有力主抗敵救國，敢于與權奸作斗争的直臣（見《方吏部岳傳》等）；

有受命使金，被扣十餘載，敵人迫其叛宋仕金，而始終凜然不屈，誓將畢命報國的節士（見《奉使直秘閣朱公弁行狀》等）；

有冒死勸阻元軍，「以一言解屠城之師」，使縣民獲救的壯士（見《歙鄭令安廟碑》等）。

有善于經商聚財，而樂善好施，扶窮濟困，「雖傾資竭力無吝色」的開明富商（見朱

熹《記外大父祝公確事》等）；

有相夫爲善、教子成才的賢妻良母（見《孺人陳氏墓志銘》、《程給事中母宜人胡氏墓志銘》等）；

有爲保全名節，凜然不懼，以死拒抗賊寇辱身的節女（見《蔣貞婦傳》、《記程敬清女死節事》等）；

有醫術精湛，醫德高尚，「不以貴賤爲輕重」，而以救死撫傷爲宗旨的良醫（見《張承務擴及其弟揮傳》、《江先生吉傳》等）。

爲了突出張揚正氣、掃蕩邪惡這一主旨，編撰者對於那些一身正氣敢于與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徽州先賢，特別看重。本書有不少篇章，真實地記錄下當時尖銳鬥爭的行實。例如《丘殿丞濬傳》，寫宋黟縣進士丘濬，剛正豪逸，無所畏懼。北宋晚年，朝政日非，他曾進呈《觀風感事詩》一百首，向皇帝進諫，用「臣道昏庸君道蔽」、「官濫民窮士卒驕」，直接指出當時腐敗黑暗的朝政弊病所在。詩中揭露主政者賣官鬻爵：「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譏諷宰相張士遜：「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揭露朝廷取士不當：「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畧悄無聲……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嘲刺不懂武事的「邊將英雄」：「五將

三門都不會，漫言邊吏盡英雄。」他預計「國事邊機合鼎新」，離改朝換代的日子已不遠了。丘氏秉筆直書，針針見血，勾畫活靈活現，嘲罵痛快淋漓，也總結了許多歷史興亡的教訓，供後人思考。

尤為難得的是，所選之文，有的被記述之人，敢於標新立異，與陳腐的世風舊俗相違拗。如《青可墓表》，記述宋歙縣鄉賢吳惟深，不信墓葬風水之說，他認為：「葬也者，藏也，藏之欲人之不得見也。昔之賢者謂死不害於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蓋欲擇無用不毛之地，以不妨人耕植，未嘗欲擇吉地，為後人富貴利達計也。」他譏嘲《葬書》作者提倡風水說的祖師爺郭景陽（璞）：「景陽忠於晉朝，為王敦所殺。自卜葬地，後竟淪沒於大江心。自謀如此，何靈於人？」又說：「使《葬書》可信，葬師紛紛，曾無興其家者，不過棲棲人門，以禍福怵人誘人，肆為欺誑而已。」他欣賞蘇軾「是處青山可埋骨」詩句，贊其「達哉言乎」。臨終遺命子孫，將其葬於荒溪畔，取溪中亂石砌墓，擇石之大小勻稱者，組合成「青可」二字立於墓頂。吳氏的所思所為，不僅在當時驚世駭俗，震愚醒昧，即使在今天，也尚能發揮移風易俗的教育作用。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本書突出地介紹了祖籍徽州婺源儒學大師朱熹在徽州的活動及深遠影響。在中國文化史上，朱熹乃是一位「嗣孔孟之統，而開絕學于無窮」（見本

書序)的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雖然從父生長於福建建安,但他戀戀不忘故土,一直自稱「新安朱熹」,將其書室命名為「紫陽書堂」。從本書收錄朱熹所寫的《名堂室記》、《婺源縣學藏書閣記》、《休寧縣新安道院記》、《記外大父祝公確遺事》、《贈內弟程允夫詩》以及為其先人朱弁、朱松、母祝氏所寫的行狀、壙志及致同鄉親友信函等文中,可看出朱熹對故鄉徽州一往情深,「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見《與休寧汪楚材》)。他曾多次回徽州祭祖、訪親、講學,與親友、士子往返不斷,許多士人都受到他的教誨和影響。如休寧程先,「聞晦庵夫子為世儒宗,以掃墓還婺源,擔簦見之。夫子示以聖學大要」,當時程先「已七十餘,不能從,遣其子侍入閩問學」(見《東隱程先生墓表》)。歙縣吳昶,聞朱子歸婺源,「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至論」,「幡然悟俗學之陋」(見《友堂吳先生昶小傳》)。休寧程永奇,聞朱子回鄉,「往拜,請受教」,並「侍歸建安,問難究詰,所造蓋深」。逾年而歸,文公手書「持敬明義」之說百餘言勉之。君歸遂以「敬義」明其堂,「邑人子弟從學者雲集」(《格齋程君永奇墓志銘》)。據《新安學系錄》記載,當時直接師從朱熹的徽州及門弟子就有程洵、滕璘、滕珙、吳傲、吳昶、汪會之、祝直清、程永奇、程琪、汪楚材、董銖、程端蒙、孫吉甫、葉味道、祝穆、汪莘、胡舜卿等十八人。這些人學成後又皆傳授後人,代代相傳,朱子之學遂在徽州廣泛流傳。正如元

學者趙汭所云：「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爲『東南鄒魯』。」（《東山趙先生汭行狀》）明學者解縉也云：「新安，文公闕里也，遺風餘韻，奕世猶存。自宋亡元興，時則有程勿齋、吳義夫、汪古逸、趙子常、鄭彥昭、汪德輔、倪士毅、朱允升、鄭師山、唐三峯；傳至國初，以性命義理之學講淑諸人，皆不失爲文公之徒也。」（《吳處士伯岡墓志銘》）以上說明朱子學脈在徽州的世代承傳，影響深遠。朱子理學影響不僅在學界，歷史上徽州各界人士都非常重視「讀朱子之書，秉朱子之教，執朱子之禮」，真是家喻戶曉，可見朱子理學思想滲透在徽州人文的各個方面，從而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層面。程敏政在《新安文獻志》中，突出介紹朱熹，爲後人了解徽州和研究朱熹，提供了豐富的有價值的資料。

二、選勝搜奇，介紹徽州山水之美及徽州人熱心建設家園的義行壯舉，以顯示徽州人傑地靈。

徽州地處皖南山區，山水大好。本書序中一開頭就點出徽州山水獨特之處：「踞大彰山（又名三王山、玉山）之麓，地勢斗絕，視他郡獨高，昔人測之，謂其地平視天目（指浙江天目山）尖。而水之出發源者，西下爲鄱陽；出休寧者，東下爲浙江。其山川

雄深若此。」爲介紹徽州山水雄深奇秀，本書中選輯了許多精萃文章。如元汪澤民的《游黃山記》，對於「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雲煙晴雨，晨夕萬狀」的黃山，作了生動的介绍。除介紹舉世聞名的黃山，本書還着眼於徽州全境，向讀者介紹了境內諸多名山勝水。如其中有「峨峨絕頂，一上千仞，憑九霄以高視，罔八極而遐觀」的歙縣披雲嶺（見張友正《披雲嶺記》）；有「巨石嵌立崖谷間，巉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鑿人毛髮」的績溪石照山（見舒牲《游石照記》）；有「清溪南奔，石巖對峙。重岡列岫，隱隱隆隆，四外繚繞，蜿蜒扶輿」的祁門山（見黃應旂《竹溪方公貢孫宰鄉邑記》）；有「羣山如龍，清溪如練。翻者以翔，鱗者以泳，晴嵐翠靄，曉夕萬變」的休寧山斗（見李夢鵬《山斗八景記》）；有「石掬爲兩股爲崖瀑，自其後秉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洞中，雹狂雨狼，淙淙不絕」的婺源城東龍潭（見汪炎昶《游龍潭記》）；此外，如黟縣的黟山，歙縣的問政山、練江、碎月灘，婺源的歙山雪缸等諸多山水，集中都有文記述，從而全面地反映出徽州得天獨厚的自然美，使人讀後心向往之。

山水美還要靠人去發現，去開發，去利用，才能顯示其價值。本書編纂者對此特別留意。書中選錄的文章中，記錄下許多徽州人獻身建設家園的動人事迹。

徽州由於山重水複，山川阻隔，交通很不方便。不少人熱心公益，捐資建橋修路。

如歙縣程富「處心甚仁」，見「環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齊」；見「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往來便之」（見蘇大《通儀大夫程公富行狀》）。婺源汪紹「好義樂施」，「初，驛道由里中達休寧之黃茅，曲折沿澗，谷水暴漲，則橋道皆壞，鄉人病之」，他「以己資辟芙蓉對鏡驛道，直抵黃茅，較舊路近十有五里，且無水患」（見汪師泰《畷上文汪君紹傳》）。有的人還修渠築堰，開發山區生產。如休寧黃何，休官告老還鄉，「里有竭曰清波，溉田千餘畝，竭久廢，田不治」，他「捐資率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竭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之」，又經營數年，「昔時礪確，皆爲沃壤，人歡戴之」（見汪泳《宋故朝議大夫黃公何行狀》）。其他如《新安建石梁記》（卷十二）、《徽州新城記》（卷十六）、《相公橋記》（卷十二）、《婺源新開渠記》（卷十一）等許多文章中，都記述了以上類似的義舉。這些事例，生動地體現了徽州人急公好義的淳風美俗。也正顯示出朱子的「仁者愛人」、「推己及人」的儒學思想對徽州人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他們的義舉，使一些窮山惡水舊貌變新顏，造福於廣大人民，可謂雪中送炭。

還有一些人，善於發現佳山麗水，在其中加以人工修飾點綴，使之錦上添花。如吳儆《宋氏山居三十詠序》，記述宋代宋貺，「世宦於新安，樂其山水之勝而家焉」。他擇住風光美好的郡城之北，此地「山川相賓主，奇峯遠岫，蒼顏秀色，羅列於几席之上。平沙

泛流，風檣煙艇，出沒於履舄之下」；「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果，錯綜其間」。宋氏居住在此美景之中，又因勢利導，加以修飾點綴，他「夷荒鬪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風月，紅軒碧甃，映照園圃。倚石之奇壯而層出者爲巖，疏泉之餘委爲池」；又在「因茂林之可花、修竹之可徑、華實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之處，「爲臺，爲榭，爲齋房，爲射圃，布置設施，曲折窈窕」，使自然美和人工美巧妙結合，格外增彩生輝，耐人鑒賞。與此篇類似的還有唐文鳳的《西溪漁隱記》，程信的《晴洲記》，朱模的《石假山記》，汪叡的《棲雲軒記》等等。這一類文章，記述人們匠心獨運，發現、改造和美化自然，格外使人感到徽州真乃「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三、廣搜博集，多方補充，材料豐富，薈萃賅備。

本書篇幅弘大，分類繁博，其來源多方面，有的取自正史本傳，有的取自地方志，有的取自宗譜、家乘，有的取自墓志銘、行狀、神道碑、廟碑，有的則取自有關人士的信函或詩文別集等。尤其難得的是，編撰者每選錄一文，必參閱大量有關資料，摘其有價值可供讀者參考的資料，附錄於本文之後作補充，使讀者讀了補充材料，對正文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些附錄補充，有以下幾種情況：

有的附錄，說明爲文動機和背景。如宋大學士休寧程元鳳《乞振紀綱疏》，指出臺諫「職司耳目，人主之所賴以植立紀綱」，因此直言進諫是臺官職責所在，但有的權臣拒諫打擊臺官，文中爲此鳴不平，請皇上維護臺官，使「言路之氣脈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文後編撰者引《宋史》程元鳳本傳附注云：「案，淳祐九年，臺官潘愷、吳燧劾丞相鄭清之，鄭不悅，遷二人官，故上此奏。」由此讀者知道程元鳳的這篇奏疏，非泛泛之談，乃是有的放矢。又如宋婺源朱弁《上朱昭等忠義奏疏》，歷述堅守邊城奮身抗金，爲國捐軀的縣官朱昭及勇夫勁卒、義民、節女等十餘人「奮赤心，蹈白刃」的忠勇節烈高行，請求朝廷予以表彰。文後附錄朱熹跋語云：「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北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奉使北庭，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今雖和議，然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敵國雖強，而我朝之陵寢在焉，恢復中原，機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至此，未嘗不歔歔流涕也。」讀了此跋，了解朱弁上此奏疏的動機和背景，令人益感愛國忠臣節士之可敬，賣國奸臣之可惡。

有的所選錄之文，「行實中有記載弗詳，他文可以互見者，附書其下」（見《凡例》），